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書十一

答張佩葱問易 二十四 戊申

易以冒天下之道其微言大義非末學所能知但字句尚有未曉程子曰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不揣迷謬敢質所疑于函丈之前伏冀垂教幸甚

小畜本義文王演于羑里正小畜之時大全胡氏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憸人終不能自止其進此以德分陰陽胡雲峰曰下畜上小畜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後不能大有所爲此以位分陰陽二說未

知孰是

義俱可通但以全卦之義觀之前說爲穩

陳亢以私意闚聖人亦是闚覘之意否

亢以私心闚聖人未可爲闚觀闚觀只是未能遠見

離以戚嗟而吉萃以齎咨而无咎皆所謂危者使平也

然六五之吉離王公也萃未安上果終得所萃否耶

比上坎體有類公孫述萃上兌體有類吳越王射泉按此上坎體二

何與問不合疑有誤

湯武革命其順乎天難見卽於應乎人見之否

孟子與萬章論天與人與處可見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豈數化有遲速被化有昏明之故乎使小人而能革心則亦可謂豹變矣似以其止能革面故稱爲小人也書言象烝烝乂恐亦不止革面而傳引以爲據何也征凶居貞吉建文時事有相類否

象及建文時事俱未知如何竊意居貞有久道化成意

明夷於南狩本義小事亦有然者不知小事如何

如除惡去邪之類皆是

咸九四傳曰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此似以己與物之感應言）

（如此便不能通天下之志否）定性書曰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

於東而生於西也此似以己一心私欲之應感未識其同異敢問言朱子所謂流注想者是否

其私一也

答張佩葱質疑二十五

前承諭云人有克己而不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己不克者旣聞命矣但克復功夫畢竟是一是二敢以先儒之說折衷爲大全小註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朱子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

禮如此則復禮卻乃是精處（此克復為二項）又曰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

蒙引曰克己之外更無（先生曰二字有病）復禮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己推出去今己克了去禮便自復故下文曰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己外豈有復禮乎（此克復為一項前論四勿皆言復禮覺蒙引猶未精）顏子不遠復似乎克即能復但顏子之有不善既非形顯之過而見幾之明用力之健又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若初學之士方且循序漸進克一分己復一分禮雖曰怵惕猶懼有失也（朱子謂曾做工夫底才克己便能復禮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是此意否）若遽然自以

爲有直截工夫不煩俯首歷階而進即有以造夫廣大高明之域一旦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恐必流于異學之空虛矣不然何不直曰克己爲仁而更加復禮二字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妄意克己是向內功夫復禮是於外驗之程子所謂制其外也蓋人於視聽言動上用功有所依據自不容僞非如異學空說明心見性一私不存而擎拳竪拂怒目攘臂猶未免於容貌之暴慢詞氣之鄙倍也妄言如此然否淺

先生曰知及仁守而不莊以涖動之不以禮亦是克己而不復禮之意如何

愚意克己復禮謂截然分作二項則功夫實是交至若欲舉其一而廢其一則斷乎不可大抵聖賢所論做功夫處未有不交養互發者言直內必言方外言存心必言養性言持志必言無暴其氣言精義入神以致用又必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總不外程子由中應外制外養中之意

答張佩葱質疑　二十六　戊申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云云至各子其子程子有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二語本此但此以不獨親其親爲大同各親其親爲小康似不若程子合而言之旣不流於兼愛亦不偏於爲我其說爲無弊也貨力

爲己云云至是謂小康朱子答呂伯恭書有云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

人禮義以爲紀七句謂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悖理之論

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以褻裘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觀此及左傳冉有對叔孫語自稱小人則當時家臣之卑可知矣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臣不

與大夫齒耶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因疑論語序說載孔子爲高昭子家臣恐未必有此事且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使必爲高昭子家臣而後可以通乎景公恐亦非聖人進以禮之旨也何如

據孟子嘗爲委吏乘田之語則爲高昭子家臣亦未可知但通乎景公而由是則必無耳

春秋時爲宰亦有不同如仲弓爲季氏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所謂家臣也若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自是公

室之臣不屬於大夫盍國之都邑與家之采地固有分也竊謂君子並仕爲公室邑宰亦無不可朱子云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豈以當時大夫專政雖爲公家之臣亦必出於其門而後得仕耶又不知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之類仕於公耶抑是仕于私耶

闕疑可也指子游爲武城宰以下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數語註疑其非孔子之言如何

竊疑不止於此大都記中所載孔子曰與左傳所載君子

曰相似謂其必不然固不可謂其盡然亦必不可要在擇
而取之
故聖人作則云云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易以陽爲
君子陰爲小人卽此意否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註
承上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以解鬼神妄謂鬼神以爲徒
者蓋聖人制作質諸鬼神而無疑故世道世法世則而
事可守也不知可如此說否
竊疑此段文字出於漢儒傅會似非古昔聖賢之語程子
所謂意屢偏而多窒者是也
郊社之祭宗廟之事乃先王報本反始之意不能自已

於中而爲之節文以將其仁孝誠敬止盡吾所當爲而已若禮達而分定則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云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祀帝於郊云云恐非聖人語意固有之然氣象自好

答張佩葱 二十七

向見先生與沈上襄書有云去冬所論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說之不知語錄之說如何已而証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此心原自有寂然不動之際原校按日用之間下先生增事物未感四字刪原自有之際五字今見上

襄書稿 有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如釋氏瞑目御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功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以還其何思何慮之天自批云正不易言先生刪去何思何慮一句加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為十四字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不得其所為未發者矣先生刪不得其所為未發者矣九字加非天理之流行矣七字以愚測之人所以不見未發之中大約有二病憧憧往來常人之心也枯槁寂滅異端之心也以吾心無未發之中而放而不求其病幾于忘以吾心有未發之中必求見此體

而執之其病又在助長或倚乎動之一偏或倚乎靜之一偏皆未得其要也唯思不出位眞是主一無適功夫𦘕未發以前境界雖必得之至靜之中而思不出位工夫則通貫乎動靜之間此書語意似與程子能敬則知此之訓相同亦以示學者先難後獲焉爾抑有質者向蒙見教云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者不是言無心乃言無私心也旣以思慮未萌爲未發之中則何思何慮與喜怒哀樂未發境界似不同矣今日還其何慮何思者不知以何思何慮之天卽爲未發之中耶抑以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大本固已不立必能下思不出位功夫至於

心無私意如所謂何思何慮者而後得其所爲未發也耶且中和雖相爲體用而未發已發界限必甚分明今曰無所往而不得其爲未發何也意者以寂然不動固未發也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定性之不累於外物者亦未嘗動也故曰無所往而不得所爲未發也耶但不知此與朱子雖萬起萬滅而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之說其異同何如也抑以君子之心無意必固我寂之後爲感而未感之前固中也所謂事之來也無迎感之後復爲寂則旣感之後亦中也所謂事之往也無將寂感相生循環無端卻與聖人憤樂相生相似故曰無

所往而不得所爲未發也卽但不知此與朱子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之說其異同又何如也二說如右果有當于尊教否乎

先師以喜怒哀樂爲四德如天之有四時未發已發爲氣機之流行循環不窮中是中氣和是太和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無前後際之可言○思不出位正是何思何慮又何以還其何思何慮之天耶易艮雖言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何以言無所往而不得其所爲未發也耶此等妄爲測度之語眞是可恥耳何足煩致思而曲折論辨若此也○竊見近日學者多

言未發之中及寂然不動及洗心退藏等功夫及考其平日言語行事之際其當理者甚鮮是以恪守敬軒先生存心不失爲中行事不差爲和二語以爲準的然言乎存心而察之念慮之微正不能無失言乎行事而檢之動作之著正不能無差所謂若涉大水茫無津涯也先儒之論淺深得失高明自能辨之未敢臆測

答張佩蔥質疑 二十八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大全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

知之專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此似言致知）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此似言力行）蓋所謂習其事者或習致知之事或習力行之事似不必專以行言但言習其事即讀書亦似有行底意思如何

竊意纔言學便兼知行難以分疏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及楊氏皆以事言大全勉齋慶源所云皆以心言豈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志於仁者唯無爲惡之心故無爲惡之事邪

心是本

利仁者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志仁者其心誠在於仁似皆是求仁未能不違仁也但不知二者工夫孰爲淺深

利仁較深些

約之以禮約字有檢束之義對博文而言似亦有要約之意朱子曰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眞氏曰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黃氏曰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也俱兼二義向見先生與沈上襄書有云夫所謂約之以禮者亦曰身心盡歸準繩有所約束云爾猶曰

非禮勿視聽言動也而今之人輒乃以少訓約而肆其
空玄誕謾之說以爲文之外似別有所爲禮者云云玲
竊謂以少訓約而借聖賢之言爲異學嚆矢固失其旨
謂約束之以禮文義覺順若云少之以禮似亦無此句法果如朱子眞氏黃氏所解
則以少訓約似亦無害如何
單以少訓約與必不以少訓約其失均也當時是失言
吾未見剛者註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蒙引曰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蓋剛者純
是天理不屈只爲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
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虛說二說如右以愚推之如富貴

不能淫如孔子辭衛卿孟子辭萬鍾即可見聖賢之剛否貧賤不能移如顏子不改其樂即剛否威武不能屈如比干諫而死申屠蟠不應董卓之召皆可言剛否所謂剛也程子似謂不屈於貪富貴厭貧賤求生畏死之心虛齋直謂不屈於富貴貧賤威武而已一是探其本而言之一是就其事而言之否

近世人好與儒先立異可厭

斐然成章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做得箇狂人成又曰大率孔門弟子循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眞箇成一箇勇冉有之藝眞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想朱子

此語是推開大概說若夫子所云成章只謂狂士如曾晳之流恐未必及子路冉有輩也

從於陳蔡者不與

蒙引曰成章地位儘高如由求輩俱在下風但子路畢竟高似冉有程子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狗之哉亞於浴沂者也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堯舜氣象可見子路亞於曾晳而似非冉有公西華所能班矣據此子路亦可謂狂士否

微不同（指子路可謂狂士）

孟子註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

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竊謂霸必有大國管仲之霸由于
齊之富强故能以力服人而齊之所以富强者由于管
仲之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才不過能治千乘之賦而已
仲自言內教既成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歡欣足以
相死守則同固戰則同彊亦不過使民有勇知方而已
假令子路得志治千乘之賦使民有勇知方以誅無道
以屏周室吾不知其功烈果何如仲也人多言仲之學
雖不如子路子路之才實不如仲歧學問功業而二之
若聖賢正心誠意之學不切於世用而濟世安民必須

管仲一流人物此陳同父之論所由見非於朱子也愚
於楊氏說未免有疑
楊氏有所不逮之說不然子路之才實不如仲非是
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子夏文學雖
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豈以古之學者爲己其
終至於成物爲己正所以遠大也而子夏規模狹隘故
或昧於此歟朱子有曰聖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
夏夫篤實則切於爲己者也而有小人儒之戒何歟
天下固有篤實之人恢廓不開者謂之非爲己則不可謂
之能成物則未盡此由局量

於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而見天地之心其猶平旦之氣可以見仁義之良心歟於收斂歸藏乃見天地性情之實其猶觀人之法必俟晩節而始論定歟

人到衰老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有利貞底意思與萬物只一般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蒙引曰味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而無所繫累意又云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推虛齋之意或者但以有其具言恐未見得聖人地位之高唯無意必固我可仕止久速然後見聖之時處而非顏子不能幾及歟然聖人功業過化存神固有

難于窺測者顔子素有王佐之才則其抱負誠不世出也看來有是二字亦不可輕看否

具亦不同聖人有聖人之具賢人有賢人之具

丹𡁠兒嘗見告云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固無怨悔然當日若無仲子則先君之社稷幾不血食矣中子之立雖夷齊初心計不及此而先君宗祀賴中子以不斷則夷齊之心豈不藉是以少慰乎玲竊謂夷齊之怨與不怨不因中子之立與不立也始也決計而逃初無係累旣而各得其志則無復他願矣中子立固無怨卽中子不立社稷邱墟度夷齊之心亦無所怨悔也假無中子夷

齊將不逃乎

以孟子論舜棄天下如敝屣觀之固是如此

玲謂若中子者所謂不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使中子之賢與夷齊等必不安受其國天倫旣不當立又非父命因兄弟之逃而安受其國於理正乎於心安乎夫國固伯夷之國也爲中子計當告於天子命伯夷而立之朱子有請命天子立伯夷之說若謂當時商政已亂無可控告則中子亦必逃而後可耳

竊疑中子不必又逃恐此論不無賢者之過否○告於天子是正論

泰伯讓天下註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此解泰伯與文王至德相似據此須說定太王確有翦商之志方可見泰伯之至德但大全仁山金氏之論其表明太王心事於理固順而當日商周事勢想誠有如金氏所論者注云商道寖衰周日强大與金氏亦不合太王翦商或以爲詩人推本之辭殆未可知而左氏所云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朱子亦已疑之矣然則太王果使無翦商之志恐集注一段辭意俱說不去如何

金氏之論備者有裨世教之言而亦當時事勢如此但夫子明言以天下讓則與正文不合○集註是據舊聞而言

然荣子集中亦有論及

大全載明道有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據此則泰伯之讓其心甚公不必泥定讓商讓周太王所以欲立季歷及文王者不過思光大其國初未嘗有剪商之志覺得太王心事光明亦免後人陰謀之疑也淩先生曾見教主程子之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

主程子之說是然聖人看得天下自是公物固無取之之

心亦無去之之心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之必不爲耳文王生有聖德天生此人必非無意泰伯見得天意所屬便決意讓之後來事全不計較

石子重問朱子曰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子失宜葢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椁則必與之矣朱子答之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葢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集注胡氏曰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

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若上條所答恐未免論有無且門人欲厚葬亦不可謂非義他求也而子以爲不可何歟恐所答乃朱子未定之論否但不知許順之之說果然否

竊意夫子雖有財其與之椁亦使之周棺而已必不厚也觀冉子請粟事可見順之未免說煞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想此仁字以全體言蓋君子一念不存卽於全體有虧欠有間斷小人縱有一念之良心隨見隨滅終不能造於純全大約孟子所云平旦之氣怵惕惻隱之心但可謂仁之端未可便謂之仁故顏子尚或違於三

月之後況於小人求其心無私而事當理全體而不息

之未之有也若但以一念之仁而言則小人良心旣放

豈無平旦之氣卽謂夜氣不足以存然陽無可盡之理

良心亦應無盡泯之理夫子何以斷其必無也

竊疑小人不仁仁字與不知其仁三月不違仁之仁微有

別經文字目亦有理一分殊之意也○所云小人不能造

於純全不止於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大全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

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朱

子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以此思未有小人而仁之

仁亦似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一箇仁字

又曰日月至焉亦是徹底會到一番竊謂既云徹底會到一番則當日至月至之時心必無私做出事來亦應當理乃云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則羣弟子之日月至焉者固全體有虧也得毋一事之盡仁亦未可必耶夫一事盡仁猶未可必不識何以謂之徹底到一番也

疑此指朱子前一條必有記錄之誤竊意三子當不得一箇仁是

功夫未得純全當其日月至之時必是徹底會到一番若小人必無徹底無私之理

管仲之不死子路子貢皆疑之而夫子獨稱其功有定論矣但不死一節終有可疑豈事無兩是之理使仲之不死為無罪則召忽之死未免傷勇蒙引曰夫子之取管仲特錄其功至於忘君事讎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此說於管仲之不死究竟不能釋然如何

此說非是春秋傳已有定論程朱俱以管仲輔糾非正桓有功為改過以此推之

則國初名臣有仕於蒙古而歸正者如劉青田之類漢室再造亦有仕莽而歸正者如孝彭賈復亦可謂能改過矣若夫中國之人爲蒙古死守如余闕之類莽敗亦有與其難者如廉丹嚴尤其得失何如也將謂各爲其主不失臣節乎抑匹夫匹婦之諒不足稱乎若薄責之則與召忽同例其失不在於死而在於食祿若深論之則助異類儳中國其罪更大也如何

此難以概論抑中國人爲蒙古死守者○愚謂余闕又與廉嚴不同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妄測其意所謂不怨天者非徒爲天命可畏而不敢怨也蓋天有消息盈虛人亦有窮通得喪理之自然何怨之有不尤人者非

徒以長厚存心也葢氣化流行陰陽雜糅萬有不齊故人品亦不齊人品之賢愚邪正既不齊則其識見趨向好惡是非各各不同聖賢處世遇合之際夫豈可必故不合於人亦常理耳於人乎何尤但反已自修下學而已矣

只是反已自修并無此意此指人品之賢愚以下所云

顧涇陽作學蔀通辨序有曰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推此語則是學者學禪亦無害使學禪而無我則禪亦可以入道又曰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為支離不須辨其孰為禪辨其孰為有我而已矣

此語雖若尊朱子貶象山然斥象山爲禪而號朱子爲
支離是朱子與象山皆非正學特以朱子無我象山有
我故朱子爲稍愈于象山而支離之過若朱子猶不能
自解免也得毋依違兩閒陽尊朱子而陰爲象山地乎
何其立言之似象山與陽明也其與淸瀾先生衞正闢
邪之意不幾大相戾乎昔呂汲公作橫渠墓誌朱子譏
其雖尊橫渠而實與橫渠用心相背妄疑顧序亦云
東林學術所以雜而無足取

朱子與陸子書云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至不待他
時末流之弊矣今人之顯尊象山者固不必論卽有以

象山爲不可訓者亦不過曰象山天資高明自能不踐迹而合於聖賢之道但象山一人爲之則可後生無象山天資而學之故不免有末流之弊要不可以子方莊周而疑卜子夏也其論陽明亦然妄謂此說恭尊象山陽明而過者也觀朱子所云則倡教之人於修己治人之際固已多有不得其當者而何待於末流之弊哉若謂天資之高則生而知之孰有過於夫子者且曰信而好古好古敏求未嘗脫略章句也安而行之孰有過於夫子者且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未嘗遺棄事物也孰謂象山陽明獨可脫略

章句遺棄事物乎況聖人教人正欲使天下後世之人同歸於善未嘗閒聖人之言人不可言聖人之行人不可行乃必謂象山陽明爲高世絶俗之人不可幾及然乎否乎

聖人言行猶規矩繩墨權衡也將爲方圓平直能舍是乎

答張佩葱涇野內篇疑問凡先生無答語即以佩葱所論爲當者俱存佩葱集中不具錄

商隱先生惠示涇野子內篇敬讀數四其閒頗有愚昧所未曉者欲以質問涇野子有云我與諸生講論言語三四人錄下中閒也有寫得是的也有寫得想

傢的也有寫得差錯的便有高下淺深是以相傳愈廣失旨愈多然則內篇所云安知其不有傳錄之訛乎謹條所疑於左幸論定焉

何廷仁言程子張子之心無些物我之間云云先生曰此正是道學正脈如孔門之問答虞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見古人之學絕無物我之私他如朱陸之辨不免以己說相勝以此學者不可執己見原稿連錄三四條茲從略後放此

當涇野之時陽明方倡良知之學所在聚徒開講效象山之高恣以廣其聲焰獨涇野與何粹夫寇子惇

諸公根切劇行已教人務期實踐內篇所載每以象山陽明之糟粕六經爲不可訓諄諄與鄒東郭等辨行先知後之非海內人士識與不識皆尊之曰關西夫子眞所謂狂瀾之砥柱矣特以朱陸交譏是非不定竊有疑焉朱子當時最與南軒東萊善兩公亦深服膺朱子然每有所論必反覆辨難未嘗阿其所好也兩公來往書問甚多其規勸甚切直而朱子初不以爲忤朱子嘗有胡子知言疑義中一條南軒譏其氣未和而語傷易朱子卽註其下云某觀此論深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誌曾謂朱子而好以已說相勝

哉不然何與張呂諸公始終無忤獨於象山而不能相下也象山講君子喻義朱子謂深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固未嘗執己見也假使象山講洪範一如程子之講易象山辨太極一如張子之西銘即撤皐比而讓之朱子亦豈有所靳哉惟其宗旨本禪而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目異而聽不同其流害未有艾朱子語本數故不得不與之辨耳朱子答象山書尾有云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

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蓋可見矣下令人不可得罪於來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讀此亦可見朱子苦心爲天下後世計而謂其好勝然乎否也

所論甚當○所言以己說相勝陸則有之

或問程朱之學同異先生曰程朱之學皆近孔門但朱子之著述太多耳然其躬行亦未嘗一日少怠當其造詣精苦亦庶乎原卜之間矣

玲嘗質之淩先生以朱子著述誠多後學或不能悉覽其書淩先生曰著述之多正可見朱子功業之大

聆因是思朱子啟佑後學甚厚推後學之心方且惜其著述之尙少他不具論即如五經春秋未有定論尙書儀禮猶爲未成之書而何乃議其太多乎顧嘗反覩內篇而竊疑澄野之不釋然於朱子者何多也想其時亦未能潛心遜志於朱子之書

詩問格物者何曰其亦程子主一之說乎何謂也曰如日有視面視膝視足及淫視勿視之不同也格而知之以必行耳言動諸物皆然也故大學舊本以修身知本爲知至也朱子所補格物之章非歟曰未嘗亡也又何補之有且如其補爲所謂當世不能究其辭累世不能

殫其用也以下述引數條大指略見所疑不具錄

格物之傳其存與亡諸儒聚訟且不必辨但謂朱子補傳爲當年莫殫累世莫究恐啟學人厭積累喜空寂之心而異端之好徑欲速者所爲以支離目朱子而倡爲不必讀書窮理之說以惑天下也豈亦記錄之訛乎反覆觀遷野之論格物其曰念慮所起卽朱子察之念慮之微之說也其曰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卽朱子考之事爲之著之說也其曰隨事觀理因人辨義讀書窮理卽程子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之說也

其曰鳥獸草木怎麼不要格卽程子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之說也其曰若離却己身馳心鳥獸草木上格做甚卽朱子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閒此是何學問之說也且曰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嘗如伏羲之觀察求取得毋又近於當年莫殫累世莫究之說乎約略數條要不出大學或問之範圍而反若欲與朱子立異何耶且陽明之說淫野已辨其非而朱子之說何獨不能信其是耶

所以妄謂未能潛心遜志於朱子之書抑亦未免少年發

高科能文章享盛名之不幸耶

鄭子問問禮庶子爲所生母練冠麻衣縓緣爲父後者無服父死始爲其母緦今亦斬衰何也先生曰由父視之有妻妾也由子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故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且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何居父命他妾養已者比於父之他妾生已者不既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

謹按禮經庶子爲生母服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等焉有父在父不在之分焉儀禮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

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諸如衆人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別焉有嫡母在與不在之殊焉禮記注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者爲其母緦若嫡母在則練冠內篇概云三年何居使父在而三年是無父母之分也使嫡母在而三年是無嫡庶之別也禮父在爲母朞家無二尊也嫡母尙不三年況庶母乎若曰父母何算焉旣恐不免於野人之譏若曰子不敢以妾得母則僭公之尊成風正所謂知其母不敢知其妾者也而春秋又何譏焉至於爲父後者乃與祖爲體有祭祀之責上嚴祖考自當厭屈私情苟以生母之私恩而廢宗廟三年之祀於禮安乎鄭注士在

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其所謂如衆人者必齊衰期年非斬衰三年也假令天子諸侯爲父後者而亦三年是生可尊其母爲太后死可以祔廟也且必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令天下臣民服君母喪也是可以爲禮之常乎然則繼母如母歟曰配父也慈母如母歟曰貴父命也非特以慈己之私恩也若父而不命則小功矣養母顧重於生母歟曰養母無所厭也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注云盦奪母恩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猶以心喪自居今使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而以心喪終三年是既不

遵於禮而私情亦自盡矣先聖王之制恐未可輕議也如何

恐是壓於國制不敢正言極論但如論語問禘而答以不知或竟不答可也或答以遵行會典如從周之義可矣必爲說以文之則曲矣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詆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牽意妄語

對策之人立說如此逕野恐其迎合人意有類于崇確也故棄而不敢信足以懲後生之浮薄者但就事論事則孟子有云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假令孟子當時得位宜何法以罪楊墨意者正道明而異端自息乎倘教之不改何以處之又不知今之宗陸詆朱者其罪之輕重於楊墨何如也

書固有言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此一義也春秋傳曰春秋治亂賊尤嚴於亂賊之黨又一義也

又按有人倡異說以惑天下而行己立身又顯然得罪於名教誅之固是矣天下之人亦且以其行之汙

也而不甚信其言是猶未至於大害倘或居家有孝友之行服官著循良之績立朝稱謇諤之風臨難多禦侮之才但其立說異於聖門而天下之風靡景從者又以其行能功業之震耀於一時而遂深中其說則流毒豈不更遠明君賢相將何以定其功過而後爲至當乎

竊謂功罪不相掩可也

先生曰舉業與學本無二道如場中七箇題目皆是聖人格言人做將出來的又皆是發聖人之精蘊皆是爲堯舜爲周孔的說話舉業如何不是學但在人躬行體

驗耳

竊意此條亦是涇野引進後學不得已之言蓋制科專重文章已非取士之道而考較之時唱名摸檢全無待士之禮若學者果能將堯舜周孔說話躬行體驗則於舉業之事且未須言不屑竊恐有所不暇特以薦辟之典曠闕不行非此卽無致君澤民之階故雖賢者亦多俯就之若推其極此豈待賈之意乎朱子曰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敢問孔子生當南宋果肯應舉否

本朝士大夫之賢者多有此等議論竊疑因國家定制如

此臣子不敢非議故以是誘進學者使其躬行體驗則聖賢之道即此而是其實榮利之路一開士子用心遂與商賈無異○竊意孔子決應舉孟子決是不應舉范刻無是字

或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先生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用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却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却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竊以爲朱子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註釋亦不

得不然也蓋朱子非爲一時一人計也爲天下後世學者計也所謂其憂之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遠故其說之也詳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得以曉知大義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粗略遺經朱子曰集註毫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便了又曰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觀此可見教思之無窮矣非仁者而能若是乎涇野乃云不必如此得毋天資高明故云然否

竊意涇野生質醇厚篤實故其功夫亦於此處著力而文理密察不及朱子遠矣

邦儒問蘇武使匈奴海上十九年百般苦醜都能甘得如何有取胡婦生兒之事先生曰此亦是外傳所紀不可遽信且看他當時匈奴再三欲以長公主妻他他終不肯屈則此等事斷然可知其無縱有之亦不害其為武也

按漢書李陵說蘇武云止有兩女一男存亡不可知然則武之取胡婦非不能甘苦醜也或亦為肩嗣計耳迨武歸武子坐事死宣帝閔之使使者以金帛贖

胡婦子通國歸以爲耶然則蘇氏之不斬胡婦之功也正可見武忠孝兩全處此事詳見蘇武本傳何乃云外傳若匈奴欲以公主妻武則本傳不載不知又出何書

得之○均之生子也取胡婦可納匈奴女必不可裁之以義而已正如孟子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之意

發問入廟見佛像揖之何如曰佛老亦得聖人之一偏見其像而揖之亦禮也

按朱子記尹和靖先生事云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

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將拜之或問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玲常竊疑其事今此所云頗相類敢問其說如何

和靖誦經拜佛終非正理今人輒好援此以文其私可痛也儒者當以兼夷狄驅猛獸爲正

王材問祭止高祖禮之制也宗子世數多遠及如宗子易世而高祖之上當祧有叔伯父者視高祖以上之祖猶爲高曾也則將祧之於彼以祀之乎曰祧之于彼而祀之禮也已親盡彼親未盡可以已而絕彼乎曰苟於

彼也亦親盡則祧矣祧而藏之於墓所禮歟曰禮也

愚謂所云祧之於彼者非他必宗子之曾叔祖父及其叔祖父與叔父也是皆支子也祧而祀之毋乃非支子不祭之義歟然則親未盡而不祭可乎曰分之所在君子不敢違也禮大夫不得祖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假使諸侯之主當祧而公族大夫尚有親未盡者亦將設公廟於私家歟（諸侯於天子恐亦有然者）且家禮祠堂之制繼曾祖之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宗則不敢繼祖而虛其西龕三今將祧高祖於繼曾祖

之宗則世次相接猶之可也然已非分所當祭若祧高祖於繼祖之宗及繼禰之宗則曾祖祖考之主親未盡者尙當留於宗子之廟而繼祖者將間一龕而上祀高祖繼禰者將間二龕而上祀高祖揆於事體亦恐非宜但家禮有云大宗法旣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意者親未盡而不祭孝子孝孫之心誠有所不忍乎今欲考乎古禮酌乎人情而不失其宜若何而可

此却似安指請出高祖以下

當日王氏之教盈於天下朱子之學大爲世詬其書已無復見況得而讀之乎涇野先生起而闢之可謂獨立不懼振古之豪傑矣但其學之所至則去朱子尚遠讀其書論其世當自得之也

與孫爾大 癸卯前

半載不晤每懷耿耿令先兄之變出之意外不審足下今日痛定之痛更當如何尊君喪子之戚又如何白頭在堂嫠孤在室足下擔荷彌重自審力量又如何人之手足病痺與腫者方其疾痛害事覺周身爲之不寧若一朝割而去之則又不若全之而仍其疾痛害事之爲愈也乃今竟

在一割之後矣其為傷楚蓋何可言但能上慰二人下卹
寡弱使家庭之間無所遺憾則孝悌之道所得自勉自盡
者也不佞祥於天倫之事多不忍言今雖餘齒尙存無可
救補痛心之餘惟願天壤間人皆以祥為大鑒而及時加
勉於得以自盡之日也何況夙昔知己之儔侶乎古之學
者禮義為先今之學者不以為支離煩碎則以為拘固迂
闊相咻相和而出於蔑禮棄義之一途人類幾何而不盡
足下以方壯之年負高世之志居廣居而立正位行大道
而淑斯人古之人古之人夫非盡人之子歟而奚足多讓
也處館一事損益居半不佞自維二十以後至於今日不

廢書卷之益者固不敢忘館我之德然流光虛擲齒髮變衰早作夜不休而卒無所得者所損正不少也足下及今稍爲料理若可免於飢寒便當決去此事獨行其志則一日千里無難矣世人緣此而喪志者甚衆若祥雖未至於喪志然亦可謂道德日負其初心者矣故切切爲知己慮及之居業錄已看一過否自覺於此書有得力否儒先之書固須看然看本朝諸儒書不若細讀宋儒之書要之以四書五經爲主看得四書五經道理貫穿此外儘無事也諸儒之書特其梯磴而已史書不可不看亦不必多看讀史只以驗經而已聞三兒初於史事記頗條貫進而讀經

便謂看史無益即此見開三進步處但可惜功夫倒做耳不佞讀書少無師承鄉黨又無賢者雖嘗有志於爲善去惡而東馳西鶩一無所得正如終夜求於幽室之中而無所見又如迷者倀倀於長塗日暮力疲而未卜長安之何處也足下其亦以爲前鑒乎治生一節學者固不當置之度外然有無豐嗇自有定分在己所得爲所當爲者勤力節用而已其外止宜聽之若少年以此繫念徒足以損高明之志而無益也象山有云[illegible]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是也近見相知中置之度外者有之深爲繫念者亦有之故及此前稟老所餽米聞足下與編老俱以轉卹倪寡嫂

卽此一事仁義兼至日用閒事無大小悉準此心此義而行之日進無疆豈不易易哉射老前致不佞書亦云及此足下聞之益宜努力矣厚翁雲老雅爲惓惓秋涼一過海濱聚晤何如

答孫爾大 甲辰孟夏

久不相晤不審比者下帷何地季心云足下殊病吾等平日不能有所匡正聞之汗下然亦有故年來雖承見顧而蹤跡終遠別去舉措又所未悉卽欲稍效直諒而無從也是以寒暄之外祇可泛論義理而已況在有志於學問者檢點克治功夫全恃自己不輕放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亦何待朋友箴規之力哉閒中念此謹以為學大指書如別楮奉覽仍不敢煩言以瀆也

一曰辨心術 邪正義利之類　　一曰明義理 講習討論之類

一曰治性情 剛柔過不及之類　　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 九容　　一曰謹言語

一曰審事為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提撕檢點可已 范刻本無提撕二字

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純熟後則不習无不利也

答姚仲閒 共六條

人之患莫大於無志有志矣患趨向之不正今仲閒既有志矣所見已是端的從此日有就月有將亹亹不能過人但恐工夫不喫緊耳

鄉黨自好之士亦能有所不爲孟子尙志尙友大丈夫以仁禮存心幾處皆時時念之便自有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氣象

學問莫先於窮理窮理以讀書爲先然不可作空言看

質地聰明者卽聰明上有病質地忠實者卽忠實上有病然聰明人病多忠實人病少日用之間自體自究長其美而去其病則善矣

仲聞生質好做得一分功夫當人二分蓋能切實向裏故也異時更得進步爲慰但生於鄉曲恐不免陋之一字少不學問恐不免固之一字開三博洽交開三可以已固鹽斯孤高交鹽斯可以已陋然兩兄與仲聞交亦各有益三人正好相與於有成今人纔說向裏便流入禪去此言向裏對徇外爲人而言

凡學以變化氣質爲先以辨別義利爲主予於崇德得交仲聞甚喜在世俗間之必笑且怪然不顧也往時交正思

俗人耳目亦是如此

與施龍友

前足下從尊先生下鄉某以在舍不及追陪歉何可言屢承尊先生教言某無似慚愧不能稍效尺寸之益於知己竊意惟有恪遵庭訓致知力行以為德業日新之功使兒輩他日有所觀仰斯則區區之心所為汞懷者也葉以修在半邏之日聞與雲老令弟為兒童嬉戲足下耳目必有及也幸以見示又某頃至館舍見座左拈時策論懸書澄源七字竊疑將以告諭師長問之答以仲發與足下俱曾言及此或託辭卸過未必果有是也蓋昔者厚翁所望於

令子與令日雲老所望於令弟意實不特於此而已卽雲老往時願託親戚之意深慮令弟幼弱至親幾人已不無少年輕薄之輩相率以爲匪僻至於漸習之熟將令父兄之教不能服行故欲親附德門於足下有所取型也莊敬夾持之力屬望甚深其有過失祈一一不爲之隱要亦親友規切之誼宜爾也素承尊先生道義之篤致此率瀆

答施龍友 庚戌

尊公先生教鐸所振四方學者賴以興起足下親承庭訓何有不至而日者蠲辱下問執禮恭謹益復過人重威旦述比來嗜學之篤不置敬羡敬羡某雖無似撰以通家之

誼敢不粗述所聞以答雅意儒者功夫居敬窮理而已窮理所以致其知也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此義儒先言之已詳世人不能篤信儒先而好以己見參之或以先入之言爲主不復肯舍其故習而就中正之矩是以至於流遁而不知返耳謹錄眞西山先生語一條附覽西山得程朱之正傳者也吾人爲學由程朱而遡孔孟譬猶由宗子而遡高曾由江河而入海也其有至有不至則存乎其人志之立不立力之勉不勉爾昔所竊聞祇此敬爲足下誦之而因以正之尊公先生焉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功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旣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

天下義理學者功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與曹友眉 庚戌

尊先君不意遽罹凶變日者奉弔几筵哀痛方棘弗及一言而退今再踰月矣念尊君交誼之篤當效芻蕘又未宜以淵喪次故以書進足下今日雖斬焉衰絰之中當思立身伊始立身之道孝弟其本也內則誠心聽從叔父之命外則遜志聆受先生之教此目前入孝出弟之實事也自茲以往遇事則必辨其邪正聽言則必審其是非而一以

親君子遠小人爲主繼述大綱要不越是尊君與不佞年齒相若舉子俱晚足下適與小兒同庚以生故不佞每至未嘗不命足下出揖不謂尊君先捐館舍而足下早茹荼苦悲感如何諸惟珍重珍重

答鈕亦臨 辛亥

别後猥辱手書下問虔切某衰暮無聞自維平生不能下數年切實功夫以期振拔豈能效直諒之益於友朋所可得言者惟篤信儒先之書以求前代遺經之微指而凡非聖之書決不使稍接於耳目而已中間獲聞先師所云自幼不甘流俗之語則深用懲創以求脫於流俗而未能至

於學者當念一日之間不負三餐茶飯之語則雖朝夕惕惕於心服膺弗舍而未敢庶幾也來教所諭因循怠廹種種諸過與夫偷嘗之難盡自非省身克己之切孰能體驗至此即是已見仁兄用功之密矣而祥復何言況聞仁兄春間已得朱子遺書四種而讀之矣其中所言爲學功夫無不具備其辨晰異端亦已極明仁兄深信而力行之則所得已多而又何俟於下問也雖使祥復稱述一二以瀆高聽於仁兄所得豈能有加又況弗克振拔之人必然述之而有不詳稱之而無足爲重輕也徒足以損深信力行之志耳去冬不審進退嘗與龍友重威肇劉往復未知曾

以質之仁兄否其爲言說粗有當於理道之萬一否耶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何願緣此以就正焉病餘卒復不盡

與胡世繩

夏初別後遙知德履佳勝日新之功彌懋欽企欽企頴老天文小學已曾爲之料理脫槀成帙否弟抱痾經月尚未全瘳雖病在心神讀書爲要然一息尚存飢渴之懷猶不能已承許假安定先生集不識得因兼兄之便附至語溪否錫我百朋又何以加臨紙虔切

答姚攻玉 辛亥中秋前三日

仁兄志道精專未知所適方徘徊歧路之際忽與寅旭王先生邂逅相遇固天之所賜將以成其美德也此與殷高宗恭默三年而承帝賚以益進其舊學相類誠之所感鬼神牖之自古有然統惟珍重珍重嗣是以後隨因王先生而徧交於遠近諸同志與之上下其議論鼓厲其氣志其於親賢樂善之虛懷與夫怵惕靡寧之强力說命所謂遜志時敏者兄則旣有之矣某少壯不力衰耄無聞何足以承下問而教言之及累千有餘言且詳舉其日用持循之功以相質哉某雖愚惡敢不誦疇昔所聞於師友者而惟吾兄之擇取焉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學本天故道曰天道

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致惇庸則曰天命致罰則曰天討中庸所稱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無非是也至其日用功夫亦惟法乎天而已逝者如斯盈科而（范刻本作後）進不舍晝夜無驟進亦無暫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以是而已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非有纖毫私智可以穿鑿附會於其間亦非有一毫人力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際故曰天也此儒者之學所由異於二氏者也今竊觀於來書則深歎然於前此讀書之不多與夫生質之不敏而未免有求之過急之意夫已去之歲月致

悔於蹉跎天資之穎異有不若於人凡志學之士宜無不懷此心者然皆有所不必憂者先民遺訓功夫只在循序只在不舍曾子竟以魯得之用心過苦用力過急卽不免有正與助長之患不特妄意躐等病隨以生其見道理必有偏枯不舉之弊且將使身心不靈易致疾病也如日讀四書五經限以行數遍數以至年數固爲窮理之所先必有事之大目但恐人事間之有不能取必者而況先難後易熟則敏生非可拘拘者乎又如列以八則亦覺多端程門之教曰敬義夾持朱子之教曰居敬窮理所學雖博而持守無多端緒也至若敬靜一條尤不能無可商者儒者

主敬而不主靜故其效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釋氏主靜而不言敬故其流至於空虛無用非有兩用之力也亦非可并致其功也若夫經之與史雖有緩急輕重之序亦難截然分而爲二蓋經以立其本史以驗其用理則一也宜乎並進其功人之心思本自靈通固不可使其泛用亦不可使之滯於一隅局於一節二節也古人課程不獨朝暮經史厭飫優游雖至詩文詞賦皆藉爲游藝之資以涵泳其情性陶淑其耳目知思未有孤行一意使讀書之日生趣索如也至如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爲人爲己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因與弟子誦數而已益熟時切檢

點不敢慢忽即爲主於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
總己分內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內期盡乎己外期盡
乎物即爲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此事往年某亦
未能看作一項故每至於累心近方見及便覺泰然不知
有當否總之吾人立志則願希聖希天而用功則一循下
學之序存心則宜以一夫不被澤爲己憂立身則以簞豆
不受於人爲有恥其取人之善也不當遺於細微其攻己
之惡也則無間於幽顯窮通得喪一俟天命之所爲出處
語默惟視時義之所可若將終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
矣仁兄虛懷切問往往過人又其至誠有以感於鄙心者

不敢不竭其愚以對且將因此以正之王先生與佩蔥諸同志其未當理極望指誨不盡不盡

與姚攻玉

昨行時見家兄怒正未已一路輾轉思之朱三事若不真說他不上若果有之怪人說他不得初何關於愚兄弟而先自煩擾乎極望先生從容開解使垂老手足不至因傭隸之賤而傷和則大幸矣至禱佩兄十五日已至語溪半邏分金宣城兄日內必持至舍下至則煩遣小伻轉致朱舍親并語溪知單兩紙送之更得家兄封函付去愈好佩兄家信中所懸欲達者語溪知單也若宣兄適來卽以致

之爲便若已行三日內即欲遣小伻送至嚴墓恐遲則諸處難以轉達容有誤失也令弟尚未出邑台意已致用兄不一

與姚四夏 壬子九月

別後精力如何大抵志固足以帥氣然氣亦所以輔志精力强盛百凡方能亹亹不倦也返家得讀令兄所致子台令兄與吾兄所致丹書令弟兩書道義規切曲折詳盡敬服敬服因念賢昆挺出於易已爲浸長之臨更得子台昆季合志同方在德門遂成四陽之壯其視同人於野而稱不孤其樂不益大道不益光乎此某所願百拜爲賀者也

附此不盡區區

與姚四夏 癸丑三月

別來肆力於學所得知益深矣弟衰秏無聞然自期一息尚存猶冀有微末之進未甘但已也特苦氣不足以輔志未免一鼓而竭耳所錄朱子文尙闕幾卷若卒業後卽以語類繼之此外書冊不足掛眼者多矣眞所謂觀於海者難爲水也修己教人非有兩事最喜載臣年均志合相與並轡而馳指日千里可必也敬羨敬羨老馬爲駒不佞雖復自嘲亦不敢不以自策遂迫寒食亟有嚴里之行未及造晤附此不悉

答姚四夏 癸丑七月

承下問弱無似何足以知之嘗讀易恒之辭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讀孟子則有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吾人學問之事但能不急不怠常久而不已則自能日進無疆矣前與令兄抄出語類不遷怒章內所論日用功夫切實詳盡但將恪遵而敬守之足已暑氣方酷手目作苦有加率復不一

別紙

他人爲學苦其不前兄則憂其過銳而不量力他人患其一得自安輟多於作兄則憂其一事未終又進一事二者

均足爲病根原則一而已試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一息如此終古亦如此故曰自強不息也前劄未盡特申言之

與姚四夏 甲寅四月

别後兩三月足下功夫如何所得力於學問復如何也某無日不在病中無日不在悶中有病不能使愈有悶不能使去此志衰氣耗不復自進於學之效也又誰咎焉願足下方此少壯百凡勉力近借得茅氏農書方此抄寫未及寄錄去年沈氏農書一本得便望寄下因無别本故也令兄斷辭寒家以去不獨幼穉失所依賴某到家竟失一切

磋之友門中兄弟調劑無人不能無怏怏耳附此不盡

與王言如 壬子

不佞某老耄無聞年來祇有悔恨往日不能及時爲學以至於此每於喘息尙存之日思得英敏嚮學之士與之相觀而善以自補尺寸而鄉里少年齪齪無可與儔殊深悲歎五六年間先後得交佩葱兄弟與足下與企周攻玉兄弟與象六諸兄志尙虛懷皆非世人之所易及今佩葱固能日新厥德某旣愷乎其後以爲畏友而諸兄之進德修業似未免企羨佩兄而未之及豈其資有不若與抑操功之疏密實有不齊也日前晤佩兄云與企周相見其進步

甚多又其功夫全於人倫日用處著力而攻玉在舍下雖疾病憂困之中無一日怠於學問四夏時時往來遜志時敏之功亦復令人歎服將來之進益未可量近從令兄先生在語溪夙夜晤言每以足下索居爲念某謂今古豪傑固有獨立不懼者吾人寂處一室古人與稽正得藏修之義特未知足下近讀何書所得力在何際有以深慰令兄先生之意否某自去秋病作碌碌無一善狀雖欲自强其如心力昏眊觀書旣苦目昏鈔錄復苦手戰足下何以哀而教之因與令兄先生將有經月之別附此致問因以相勖也不盡

與黃無奇

昨晤猝猝有懷未盡念足下美才妙齒復承夙昔之雅不以迂老見鄙實有不能已於懷者敢效一言去春遙聞誦讀之聲朝夕不輟間示所著清婉絕倫私謂從此勉勉自有日進月新之勢不謂秋冬漸爾不繼略訪蹤跡未免出入靡盬容有非得已而然者乎然於恆久之道則有殊矣窮通得喪決有非人之所能者不當以是紛亂其心生於詩書之門農工商賈旣不可爲他術又無可執惟有自幼至老鍵戶斂跡鑽研書籍而已讀書一節爲益無方天爵之貴固有餘榮卽人世恥辱之道所遠多矣願足下益加

努力志意一奮即天地鬼神尚有相成之道而況於人乎不盡區區統惟鑒此

與孫永修 壬子

前者晤言足下謂某二十年前所遺令先子一書尚有存者其時足下方幼能不忘先人游好難矣又能收藏其所與往還筆墨而不失豈不爲守志之大乎賢哉有子若此吾友可以含笑於九原矣顧猶有不已之懷一言進勸者夫子以大孝稱舜首曰德爲聖人舜亦人之子也在彼爲法天下傳於後世在我碌碌德音不昭幾何而不忝所生乎然則能讀幾卷書作幾篇文字在鄉里作一尋常無過

之人斯亦不足言也已惟希賢希聖夙夜黽勉瞻顏亦顏

古之人豈欺予哉前書相忘不知中作何語并惟簡示衰

病以來自愳日負初心故思一見二十年心事耳令先子

亦常手書古風一章見贈前日舍間檢閱不特手澤如新

道誼切靡　誠篤矣足下欲見容䦨上也

與胡汝嚴　癸丑

初旬至貴邑知吾兄已就館舍殊爲慰意館穀小遇似無

足爲兄慰但其間亦有數義寒士不失職一也蒙養以端

一也教人居學之半一也逦功易事又得竭力耕田其爲

子職之意弟方慮田不能爲兄謀之每爲抱歉今得藉友

朋之力以安知己所以爲甚慰爾吾兄磊落之懷得毋有枳棘之目乎但所遇何常行乎其素修己以俟之而已教思無窮學問亦無窮一事苟其餘皆苟弟方深以自警返舍稍畢祭掃將爲海瀕之游會晤尙遥附此道懷統惟珍重不具

與陳霜威 癸丑

昨暮別去不及獻言吾兄賦此英資懷抱高志少壯之日何可使有一種疾病久在於身乎語云去疾莫如盡百惟敬之愼之吾人一生學問不外養德養身二事讀西銘可知仁以孝子之用心矣日用之間願深體此言也

與祝鳳師

前辱手教筆墨之精詞旨之款可云兩善竊意尊先君所以致望於後人與故人所以過期於知己者實恐不止於此聖賢大學之道學者以之修諸己而被諸物者昭若坦途盡人皆可爲之與爲之而可至況在足下有盧齋先生作之於前後有尊先君紹之於後典刑儀式豈俟遠求惟冀及茲壯盛黽勉刻厲聞道於早光大前人以慰九原耿耿之懷以副衰暮懃懃之願祥犬馬之齒與尊先君同又忝先後同學於山陰先生之門世好之誼謂宜篤於他人故雖久不相見朋游往還未嘗不詢訪動履然師門微指

職重閭修苟其慕善如飢去不善如疾日用之間皇皇焉求其自慊而毋自欺則閉戶息交正賢者之先務不在相見之數并不在筆劄之煩也旅次率復未盡所懷

與祝鳳師

禾中別後不覺再踰寒暑知交間每耳足下兄弟好修之譽殊爲欣動顏色也前從蔡先生所領到先尊君遺書五冊以其一藏之於家其餘分送已畢若欲廣播此書以光先德嗣續發至當一一傳致也其間所竊疑者師說一卷當刻全本今不及矣或別爲卷帙以單行於世何如蓋尊君一生志行在是臨歿尊以屬之陳先生似宜珍重未可

槪之舜常筆札也要之表彰遺集於當世不若遵守遺訓
於身心其爲紹述箕裘爲益光耳往年曾拜虛齋先生祠
近見雜書載有普師錄一種不審板籍宅間尚有存否儻
得印刷一二以慰仰止之私何幸如之幸此不具

與錢叔建

晤面之日不及盡所欲言足下所云鄒氏貸金不可不急
償之足下涉世未深人情世故容有未悉耳古人不肯輕
受人德意極是有關立身不佞衰老矣實驗得借貸不如
典質典質不如有米賣米有蘖賣蘖有絲布賣絲布爲反
求諸身之事足下了此一項當亦不難以後決當爲戒慎

勿輕蹈前失也尊翁先生一生慎交閉戶自好用是不墜先業傳貽後昆三令兄以爲今日處世不同往時交游一雜便見敗壞亦得失之鑒也不佞少壯以來雖有幾輩朋友然皆文章道義益我者也未嘗有勢利之交若見其人稍稍變動便將遠而避之今日死亡略盡存者寥寥十年以來益用戒心不敢妄交一人雖以是見疑於朋友而不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苟其賢者一人二人已足苟非其人爲累不小小雅伐木之篇燕朋友詩也而曰以速諸父以速諸舅可知古人求友不外宗族親戚之老成人矣道託世雅故不覺言之切切也會金本當持以赴席但不

侯自憐衰病恐負親友當年搖得之日祖儀已存五兩二
分兄應發之金已會三兩二錢於子重兄弟矣去夏貢絲
又爲邱先生子重代發二兩零五分矣今雖不發以至會
終尚有盈餘目下見子重兄弟之艱難不忍以是推諉而
派發足下分內又不宜以過遲故復自勉惟簡入焉若色
等之有餘不足惟首會示之耳承有解經之約此固素心
所願歲終返舍適以火災而止然義理本人心之固有孰
讀而詳思之不解亦自通明故家子弟承先世之基業不
苦飢寒讀書自是第一事讀書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
禦外侮可以長子孫目前所見種種敗亡之轍只坐不讀

書之故今日所勸足下讀書豈猶昔日攻浮文以干進取而已大指只是明大義可以修己和族承家保世以勿替箕裘之業也楮短意長不盡不盡

與沈祖綬 甲寅

尊公臨行勞冗中作書見答丹嶠兄來海濱復寄人參見遺故人之情何其厚也祥以賤疾方困不能挽遠行之轍至今爲歉然已無及如何如何茲因幾臣令兄之便以鄙懷述之足下亦猶挼輿之歌面陳尊公云爾竊惟尊公之年與祥不大相遠但精力不同耳去冬令先祖塋域告成卽於此地築室數楹率子孫讀書其間遠跡城市瞻顧松

楸一可樂也栽培蘭桂先後借芳二可樂也時與二三知己講道論德興起後學維持古風三可樂也視彼驅馳聲利之場艱險風波之內相距何遠哉更有一言爲足下進者近代學術不昌人心胥溺兼今海宇多故干戈與經籍熄古人有言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及茲年力壯盛破流俗之見奮豪傑之懷深心學古使仁義在躬異時出應天子之求於以康濟生民光昭祖德此則故人垂老所爲願望區區者也外語求及門所彙鄙言一帙附覽萬有可采以當瞽瞍矇瞽之箴芻蕘之獻統惟下鑒不盡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終